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紀錄彙編卷之十一

皇朝本記

大明太祖高皇帝濠梁人也姓朱氏世爲農業名

字國瑞母太后陳氏夜夢一黃冠自西北來至

舍南麥場中麥糠內取白藥一丸置太后掌中

太后視漸長黃冠曰好物食之太后應而吞之覺

謂仁祖曰口尚有香明旦帝生生三日腹脹幾

殆仁祖夢抱之寺舍欲捨之抵寺寺僧皆出復抱

歸家見東房簷下有一僧坐板櫬面壁聞仁祖至

回身顧曰將來受記於是夢中

受記天明

病愈自後多生

疾症 仁祖益欲捨之

上自始生常有神光滿室

每一歲間家內必數次夜驚以有火急起視之惟堂

前供神之燈他無火及欲出家幼 仁祖未許至十七

歲 仁祖與太后俱以疾崩 上長兄王亦逝惟仲兄

王存 上自以計日窘思昔父母因疾曾許爲僧於

是與仲兄謀允托身 皇覺寺入寺方五十日寺主

以歲饑罷僧飯食時師且有室家所用弗濟乃西遊

廬六光固汝穎諸州如此三載復入皇覺寺始知立

志勤學方四年天下兵亂過寺寺焚僧散將曉 上

歸祝伽藍以玆卜凶吉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
報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祝訖以玆投之於地則
玆雙陰如此者二復祝謂神求出不許入不許神
可報我無乃欲我從雄而後昌乎則玆如前祝既投
玆如前神既許之於心大驚復祝曰甚恐從雄願神
復與吉兆而往他方避難祝畢以玆投入地一陰復
一卓立時神意必從雄而後已因是固守所居未旬
日友人以書自亂離中來略言從雄大意覽畢卽焚
之又旬日有人告傷有知書來者意在覺其事上
心知之復三日斯人果至與語觀其辭色未見相復

禮待而歸復幾旬日又有來告先欲覺知事者今去
不忍欲令他方人來加害乞幽察以從告 上深思
之以四境逼迫訛言蜂起乃決意從諸雄時元至正
十二年壬辰閏三月一日晨旦抵濠城守者不察縛
而欲斬之有人覺報於首雄良久得免收入部伍幾
月投長父大王首雄滁陽王郭子興是也既長父大
王常召與語久之言意相孚王知 上非可父屈收
爲家人親待同子弟庸以 孝慈皇后馬氏妻之然
滁陽王之爲人志氣雄暴列諸雄之上其雄有四俞
曾孫潘意雖同亂及其處也異志俞曾孫潘出於農

其性龔直謀智和同獨與王異在亂初防閑守禦兵
之進止滁陽王本合與焉而王少出外而多居內凡
諸事務四雄者每待王久亦不能同謀是後四人
專主王若在列與焉不在則與二五日相會一次
其會也四雄瞠目視王王自知禮虧深思不安略
有赧色王比四雄志頗聰敏議事間四雄言有不
當王出言似相犯四雄含忍姑容之王久乃知覺
謂之上曰諸人若是柰何上曰不過會間而至是
耳王曰然明日出與會止勤三日後仍會間人事愈
疎彼此防疑勢將極矣遇徐州亂雄敗其殘雄趨濠

梁合勢共守其殘雄勢敗受制不料俞孫潘郭反屈節以事之未旬月來人各受制前日防疑之事頃然釋去後因彭趙僭稱王號勢在曾淮趙稱名而滁陽王奉曾淮而輕趙未久俞曾孫潘聞恃趙威於市衢擒王時 上出淮北聞王被擒急趨審由將抵其舍友人扼道而止曰爾王被擒亦欲擒爾其勿歸 上曰再生之恩有難不入何丈夫之爲卽入見其家止存婦女而已諸子弟皆匿 上謂婦人曰舍人安在諸婦人亦有疑心佯言不知 上曰我家人也釋疑從我謀詢知舍人所在諸婦人乃實告 上曰王君

平日厚彭薄孫機欲脫此難彭必可求明旦以次夫
人攜二子往告彭君彭聞忿怒陡駭曰孰敢若是遂
呼左右點兵搜彊於是上亦反舍去長服披堅執

銳與諸人同圍孫宅緣舍上掀椽揭瓦諸軍殺彼祖
父母於晦窟中得見滁陽王鉗足繫項股膚被箠打
而浮虛令人負歸脫去鉗鎖是歲冬元將賈魯圍城
明年癸巳春賈魯死夏五月元兵解去時濠城乏糧
上謁友人得鹽數引乃汎舟以鹽易於懷遠得糧
數十石以給王家六月歸鄉里收元兵民人七百餘
以獻王王喜命爲鎮撫時彭趙二雄以力禦衆部下

皆凌辱人 上以其非道恐七百人有所累棄而不
統讓他人統之唯拔大將軍徐達等二十人有可行
而南略定遠 上中途染病而歸甚危殆半月乃醒
瘥方三日滁陽王扶筇過門嘖嘖有聲 上臥聞之
問傍人曰王適扶筇而過聲意懼惋胡爲若是傍人
答曰遠方有言欲降猶豫未決王知友人在其中令
人往視柰何家無可行者故惋惜耳 上雖臥病方
瘥未滿旬日乃曰王越門而驚必將以我爲棄人乎設
不以我爲棄方瘥何若是之驚耶予嘗聞之生我父
母活我者亦父母倘不善圖爲他雄所有功將何建

生亦何安於是扶病詣王寢室王曰汝來何爲荅曰
聞地方有欲歸者未定何人我欲扶病親往曰汝病
方瘥未可行上知王意決行不辭王許之明日南

行入定遠及至復病三日而起未瘥速行又六十里

抵大橋前病復作亦三日而瘥卽日又南行又五十

里望見他壘勒兵布陣上所將者二騎九步步者見

彼勒兵甚恐欲捨上逃歸上謂九步曰彼衆我

寡况彼馬我步我等至此縱欲逃之將焉歸必隨

我入彼營壘以驗吉凶言旣彼陣中遣二將來逆舉

手大呼來者爲何上遣人荅我來爲公師首言彼

歸壘而告師首 上乃下馬然以久病步趨艱辛前
逢一渠九步中一人欲代 上越渠平涼候費聚是
也 上謂聚曰諸人至此生死不得自由豈有代者
耶乃同往不踰時而至首帥逆之曰何爲而來荅曰
彼此無食吾主兵者郭氏與爾故友知汝壘在是
亦知他敵欲來相攻恐汝無救特遣吾報肯相從
否則移兵避之帥首旣聽應聲願降請留信物特賜
香囊一以爲記良久帥首以牛脯來進食畢帥首
告之曰諸帥相從者歸且待諸軍收拾路費而詣軍
門 上許之 卽帥九步歸中留費聚于彼以候人

情後三日費聚清晨而至告曰事不諧矣彼欲他往
上兵三百帥詣所在謂彼曰彼爲他雄所凌其寃未
申讐亦未解一旦從我北何不能雪前日之恥特助
三百人與讐試較勝負不亦可乎其帥首大悅然而
心已自疑進趨之間刀器不離左右已防閑矣上
知其情狀未易爲也非智不得猶豫間里人過其前
乃平昔里中之力勇者上諭之曰吾欲役爾能
乎曰能乃受方略佯以帥首來會彼未來時密勅三
百人若師至叢而視之往則開而縱之凡此者三於
叢人中縛之令壯士五十人密簇而行攜離營所去

將八里遣人報彼壘中爾帥首往觀營地矣眷屬當移營就之將焚營廢壘揭營而行於是收壯士三千人七日後帥此三千東破元將老張知院營黎明襲入之老張棄軍而遁漢軍盡爲我有精壯二萬餘未及旬帥而南入滁陽途中遇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詣軍門而謁與語知其胸懷必能成事使掌案牘時掌牘者已數人矣特以善長督之約曰方今羣雄並起吾見羣雄中持案牘者及謀事者多非左右善戰之人不得盡其能以至于敗羽翼既去未久雄亦亡矣卿智人與決夫事掌行文案事無不濟善長稽首再拜而謝

曰謹受命遂淝陽未踰月永義魯淮二王遣人捉兵
以駐盱泗 上知非人弗從未幾二王果自相吞併
善戰者多魯淮亦亡惟存永義而已彼時淝陽王尚
受制於盱眙幾爲相吞而卒幸而免焉 上遣一人

往說永義從淝陽王南行及至王閱諸軍獨 上之

兵衆隊伍嚴整旗幟鮮明甲兵潔利王乃大悅初王

首倡義時兵八百人後 上亦以七百部下諸人共招

誘者總不過萬餘 上之兵衆比王至時 四方來

從者共前所得已三萬有奇踰兩月王爲讒所惑略

少疑焉掣近行掌文案者數人李郭等皆預先私相

同謀皆願從滁陽王久矣未久又欲執善長置麾下
善良弗從訴於上涕泣弗行上諭之曰王君之

命欲若要吾首亦不自由汝安敢不行善長終不棄
去久之得弗再召幸久相從是後四方征討總兵之
權王不令上與甲午冬十月元將脫脫圍六合被

圍者請救來使乃上之友也中夜而至門首上

聞友人至卽起詣門所隔與語其門上所守之要

道闔關之機非王命不敢擅開謂友人曰姑少待吾

告滁陽王闔門而進上往告滁陽王盡訴求救之

情王與六合雄舊有讐嫌纔聞求救喑鳴奮怒不

發救兵來使亦與淝陽王少舊雖盡訴其情亦不允
上因與共說之盡言至日昱王怒少解仍令他將統
兵以行諸將惧脫脫之威皆不敢帥師假托詞以攻
白神神皆不許除此之外別無可帥軍者王乃召

上汝亦白神

上曰兵者凶事昔聖人不得已則用

之今六合受圍雄雖異處勢同一家今與元接戰逼
迫甚急救則生不救則死六合旣虧唇失齒寒若必
命我總兵神可弗白於是決出師東之六合與脫脫
戰微失利歸彼時海內稱雄者漸廣互有勝負不辨
賢愚死者甚衆上思之設使勝負不分互有得失

如斯久之世無人矣每聞幽有鬼神嘗云天高聽卑
是非 鑒見於是發誠專意致詞懇禱于 上帝

曰時元至正歲在甲午天下大亂生民徬徨生離死
絕數非一人戰閉之際雌雄不分未見嫗兵息民之
期盛衰孰已特竭微誠懇切謹告願賜覆照以拯生
民果元運未終亂雄蚤息或亂雄有人元當卽覆然
某亦值亂雄無人擾害生民亡自底定乃始致詞命
黃冠設壇儀俯伏於 上帝前期三月而驗後三月
上兵愈昌時滁陽王名稱尚微意在據滁陽而稱
王號與上雖不明言就中覘視可否 上知其不可

槩說滁一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賈不集非古形勢非
雄所居王乃默然明年至正乙未春正月戊寅上
率師取和州初兵衆乏糧議謀征所時上固數諫
王爲人所譖初少被責辱然上終不以爲意必欲

成事不免數諫王性聰明其納言也如流及讒俄說
轉若發機果受責辱因是致病當議征之際遣人占
議因疾不赴召至再三終不能會復遣人至召定計
以出三軍上許之謀曰曩征民寨得兵總二萬其
書廬州路義兵皆故衣希爲改作拔其勇者三千衣
青衣服皆懸號垂髻左衽伴彼兵復令萬人衣絳衣

繼其後相去二十餘里慎探騎謹隊伍嚴號令南趨和陽其城可下王乃善謀如其筭兵將衣青者前衣絳者後青者步陟陽關和陽守備者知報廬州路義兵至者宿以牛酒迎之其前帥青衣者異其道而飲食帥絳衣者少謀怠智循正道而抵和陽元首帥出師以逆之衣絳之士敗走逐北二十里時帥衣青者將抵和陽和陽守帥獲勝至暮而歸遇衣青衣者至城下際昏合戰一鼓破之平章帖木兒兵潰遁去初衣絳者敗歸報滁陽王曰衣青衣者人皆陷陣滁陽王驚恐責上失機怒問俄城南元遣使來招滁陽

王驚恐益甚召問若何彼時兵出城虛待將至門兵
合滁陽王至南門密令稠簇於南街然後令來者入
至滁陽王所 上令來者膝行以見王待諭之及其
諭也王言非智衆議欲殺來者 上白王曰兵出城
虛若殺來者彼必知我虛而殺其使也敵反卒至若
生縱歸還而告之使必逡巡弗知我之虛實王如其
言縱放之明旦有人來報元兵遁去王命 上持命
往收敗軍及總守和陽遂急奉命之和陽所帥二千
人途中軍敗聞 上親往喜復從征者千人南越滁
陽門令兵就息喻衆曰一兵夜燃十炬務在初昏令

罷兵息上單騎帥驍勇者十人暮抵和陽及至知青
衣者已破城而守之是夜入城與諸將議守未至之
先元兵日戰益急諸將皆欲收子女玉帛而歸及
上至人心乃定然上未至公座署事靜思方今比
肩者衆况久皆年長語坐之間進止之際皆遜讓爲
上卽今秉令行事設使遜讓難爲必名正言順方可
細思此輩決無遜讓之意若依命而遵天恐此輩戰
不同心明日升座密令左右將州衙公座盡行撤去
惟置木凳於正南東西俱設凳不下十條且待明日
最後入衙諸人情況讓與不讓悉皆知之明日諸人

五鼓而至。上黎明而到。惟存東北一位。當時以右爲上。此等雖右末不許。但存左末爲位時。上就之日。有公事諸人若木偶人。凡公務一切事務。上悉處之。每每如是。至公無私。久之略少心服。時城未葺。

上觀諸人必未効勤。若不身先不能動彼。於是檄徐達先集故磚以城爲十分。與諸人分繕。我得幾何。量分集磚計。輒將及而乃與諸人議葺城之道。衆詣城上。各限以丈尺數目。以人覘視。諸人皆無用功者。三日後會諸人閱城。至城上。所分地位。徐達帥士卒功將及完。諸人之功。土木並無分毫間。有善良亦未

盡力於是上作色以交床置正面出滁陽王所命之辭置之於上令左右諸人拜於前諸人既見王命拜而弗違 上謂諸人曰總兵非我擅專乃王命也諸人卑我逆王命可乎然我與諸人約帥兵之道非尋常自今以後敢有違令者吾行總兵之道初城中殺傷甚衆存者甚少縱有存者夫婦不相認一日暇上馬臺前一小兒能言語不知人情 上謂小兒曰汝父安在曰與官人喂馬汝母安在曰官人處有與父姊妹相呼 上知不可明日會諸人諭曰兵自滁陽來人皆隻身並無妻小今城破凡有所得婦人女子

惟無夫未嫁者許之有夫婦人不許擅有期明日闔
城婦女男子等盡會衙前明旦依期而至上令婦女
入衙以男子列門外衙兩旁令婦女相繼而出下令
曰果真夫婦卽便識認非夫婦不得妄爲令旣下婦
女出完聚者半矣辛巳元將以兵十萬來擊和陽上
惟以萬人守連兵三月元兵數敗而死者多達夏元
兵解去和陽乏糧時元禿堅太子及樞密副使絆住
馬義兵元帥陳也先等衆分屯親塘高望青山及雞
籠山更塞道路 上親帥師以討抵所在克去羽翼
根本未下明日清晨固守防慎寢於山側不寐復起

有異風來觸 上將謂和陽有兵先發數隊歸復寢
未寐有蛇由右臂而上旁曰蛇上身矣上舉臂而視
之及足蛇類龍而無角 上意其必神也於是祝蛇
入帽絳纓蛇循祝而詣纓隱而弗動 上頂戴其蛇
詣敵寨下設辭以諭寨主寨主請降乃得還師歸至
和陽將至三里有卒持矛亦歸問何往而歸對曰適
來賊攻和陽幕官李善長督兵已敗之而又俘獲馬
疋 上還居處聞善長已敗敵人喜氣增益一時忘
蛇在首久之方悟取帽視之其蛇仍隱於絳纓時引
觴酌蛇蛇乃卽飲微酒於是從蛇入家神牌蛇乃由

中升頂兩手按牌矯首四視儼若雕刻之狀良久升
房入奮柝中因知所之此神龍之報吉凶也未幾彼衆
皆走渡江時濠梁舊雄俞曾孫潘亦乏糧其部下皆
挈家就食於和陽四鄉其雄孫德崖者欲入城聲言
容居數月 上恐此來有機意在止之柰彼衆我寡
若阻其來倘有戰爭我必力不及且容入城明日軍
入城彼時滁陽信讒自滁陽起馬間多取婦女強要
三軍財物意欲歸罪於上左右讒者欲因是而致上
於死地不旬日間滁陽王果至將至之日 上諭諸
官此來問罪恐晝不至若或夜至諸人直待我至門

首親闢戶而迎其後果夜至守門者亦讒人在其中
聞至彼不行報上亦不候闢先開戶而迎下至所乃報
入矣上往視之滁陽怒久而不言其性剛烈其言終
不能含忍許久而謂上曰誰 上荅曰某王曰其罪
何逃上曰兒女之罪又何逃耶家中之事緩急皆可
理外事當速謀王曰爾言外事急何事曰曩與俞曾
孫潘有隙長者受制某等搜索圍彼舍宅踰墻升舍
殺破禰父母脫長者之患今讐人在斯彼衆我寡王此
一來與讐人相見甚慮安危王弗信明日五鼓間孫
德崖遣人謂 上曰彼翁至矣吾將他往時 上大

驚曰事不諧矣急報淝陽以備之上復與孫會謂

孫曰何去之速耶曰彼翁不處上觀孫之辭色未

見行凶特謂兩兵合城今一軍盡起恐下人有不諧

者公當留後令軍先行諾其言軍出矣忽友人邀送

人時共往出門一里許上將辭歸其初邀者弗舍去

又再囑遠送於是去城十有五里而止之後人來報

城內兩軍相傷人多死上聞之見入彼軍中事

難防禦急呼部下耿炳文吳慎將騎來騎至上急策

而長驅左右軍中大呼擒任羣騎追逐初彼後而我

先追弗及我未踰刻途逢來者皆抽刀以隘道上

倉皇間緣身尋亦無有單騎挺身入彼叢中皆舊友人也彼時人皆疑信未決乃曰彼城中陷某等軍士甚多公豈無謀乎上謂彼曰初爲送諸人所以遠行不期諸人在後我反在先城中鬧吾安能知諸人以手銜馬意在羈以隨行上謂之曰爾衆我寡何如是行耶中一人曰散而行不妨上得脫馬御力策而馳之又羣馬追逐彼時衣內被甲中鎗甚多皆無重傷亦無甚損略有微傷如麥粒大皆鎗透連環之甲而傷也展轉支吾十有二里爲羣騎所逼因鎗墜馬正急間傍有人至以馬橫崖呼來同往上步

奔至其所騎於馬後同乘載而行之復至十五里外
其德崖之弟以鐵鎖繫上欲加害有人張姓者謂
諸人曰我等首帥孫德崖見于和陽想被擒矣若此
時加害於朱孫必不存姑存之而吾往視焉張往入
城見滁陽王繫孫之項共按而飲張歸謂諸人曰依
衆所爲幾傷兩命令各生存事不難矣其諸人猶未
捨恨尚欲加害張懇切固留夜與同寢恐爲他人所
傷並首護抱而終宵明旦因入麻湖中羈縻又明日
復上路行間徐達等奉滁陽王命以數人至上謂
曰汝來爲何曰易爾於是得歸旣歸亦釋孫歸彼時

滁陽王聞上被擒驚憂致疾後終不復起卒于和陽
未幾穎汝倡亂者杜遵道劉福通韓林爲君都於亳
時羣雄是其門弟子皆從者寒林造言之裔也時王
方卒歸塋滁陽未久聞召論造言門弟子孰先後之
創亂之功孰魁況孫德崖之以滁陽爲部將意欲統
滁陽之子其子聞之懼辨不能以文召 上代辨

上總兵 於和陽日與元戰三軍與羣譚上有他往
不悅時諸戰將謂張天祐曰公當自察果能率衆禦
胡則朱往不然則公往言既張自知率衆難事情愿
代往時發兵及率將和陽征西南民寨節次削平其

時張自毫歸齋亳州杜遵道文憑授滁陽王子爲都
元帥張爲右副上爲左副未久和陽乏糧謀欲渡
江柰無濟舟諸軍饑餒窘甚時巢湖內操舟水雄雙
刀趙李扒頭者讐于廬州左君弼其李力不及彼
窘於巢湖因無依倚遣人來訴欲以舟師歸我訴者
凡三至後上親往夏五月值天大雨連陰二旬
不止山川溢流且降者皆船居若非潦水盈溢雖有
船降不能得達和陽水道時有元蠻子海牙率巨舟
以把其要不得自由而出因潦水盈溢平昔非船不
可達之其所降船揚帆順趨直抵和陽北降舟未至

先說誘蠻子海牙部下以舟南來後果至候隘要而擒斂目軍士一千八百人皆善操船者諭令教我軍士水戰壬寅上率舟師抵裕溪破蠻子海牙水寨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是後六月一日發舟渡江達江加西末去軍後六十里濃雲陳天轟雷掣電不敢輕渡其風雷雷雨約五時止於是方弗移明日天將明軍分兩道右西南鮎由東北俱會牛渚磯上其時雷息電隱西風和暢軍士歡融艣棹齊興微風揚帆上與廖將軍同行不踰時抵江東北未着岸之先廖將軍曰舟泊何所上謂曰采石鎮陸廣

人稠

其牛渚磯周濟江淵况備者寡可先取其磯舟抵岸
其備者持矛來應 上令軍士 應 彼不敢當備磯者

潰備鎮者亦潰遂下采石及沿江諸壘盡破降之時
諸軍飢餒久已一見糧食孳畜盡意欲取意在盈舟
而歸 上視軍意不過啗財而已 此去再欲復渡恐
事難爲不能據有江東西于是以刃斷羣舟之纜推
入急流須臾舟漾漾而東下諸軍恐之有告 上曰

如此若何 上謂諸軍曰前有州曰太平子女玉帛
無所不有若破此一州從其所取然後方放汝歸令
畢諸軍皆食食既帥往太平城下時元平章完者不

花守其城我軍奮擊良久遂拔之僉事張把遁去父
老出城迎上諸軍已入城矣思前號令恣意虜掠
然斯軍愚不知也當未渡江及已渡江時雖曾省會
子女玉帛從其所欲不過獎軍爾彼時已與幕官李
善長寫成禁約不許虜掠榜文令吏賫行一城之民
見軍虜掠倉皇無措乃令前吏貼禁約榜文諸軍觀
榜之後凜然無敢犯者獨一軍故違禁止再諭弗悛
於是斬首示衆自斯之後太平一郡卽日皆寧不踰
數日元臣蠻子海牙率巨舟封采江閉姑熟之口絕
我歸路將及十日義兵元帥陳也先率兵數萬來寇

城下上按兵於城觀彼馳騁以窺彼計逾二時彼無奇
謀上遣徐達鄧愈湯和出姑熟之東轉戰城之北
不踰時彼兵潰敗也先被擒故生之其人多姦詐端
忽謂上曰我生爲何上謂曰方今天下中原梟
沸英雄並起自爲聲教者不知其數爾旣豪英豈不
知生爾之故耶也先曰欲我軍降爾曰然彼謂上
曰軍之首目皆骨肉親戚爲之今欲來降甚爲易哉
書行明日來降首目盡至甲子克溧水七月壬辰以
也先留太平令部下來會我大軍命元帥張天祐者
合兵取建業初功弗克軍回不踰月再征其也先密

令謀於部下建業不可力攻必聲攻城而戰少待得脫騎因仍與元合上知彼不誠意縱軍妄掠將以爲俘囚而斬之恐驚諸雄於是血牛馬與彼立誓立誓之後寧可生縱以歸彼旣歸矣陰與元合人云方三日也先嘔血背盟明驗也然密請元臣左納失里至營佯言生擒意在誘上詣營時上卜於黃山東嶽嶽神弗許數卜於城隍連揭一籤耳亦不許九月戊戌也先謀叛誘殺郭元帥等數人時三軍復攻建業也先背盟棄誓陰合元帥敗我于秦淮之水殺溺二萬餘也先因進迫我軍爲義兵所殺身瘡千竅

當血牛馬時其誓書乃也先自爲也誓云若背再生之恩人神共怒天所不容也先之死天鑒誓言不一月而亾立誓之道非誠意正心安可輕立也哉時蠻子海牙以舟帥泊于采石江密邇姑熟彼以兵襲之不時直造城下於是命工造巨砲以載之至正丙申春三月上率諸軍親攻采石自辰抵午擊破之俘獲人船以歸其蠻子海牙率殘軍會福壽大夫高納麟大夫阿魯珣章共守建業時采石寧謐姑熟無後顧之憂復卜於神祠神乃許行三月一日兵起三日拔其營也先姪出戰不踰二刻營壘皆破也先姪陳

七盡以其軍降明日點視其軍馬步六三萬既得之後

也先諸將尚未安寧時也先善戰勇士伍百人已收

麾下觀其情狀人各有疑至暮歸當嚴宿衛上以

心服舊人處於外獨五百人統以近衛上不披甲

胄處於中獨馮勝親侍上寢一宵無疑彼心黎明

五百人自相歡慶咸相謂曰誠生我也於是諸雄威

部出願效前驅庚寅帥往建業攻破其城元福壽大

夫死之殺其平章阿魯灰叅政百家奴擒御史王槐

元帥康茂才以衆降上去城五里遙見諸軍已拔

城矣江東由是而定將欲取京口上不親行恐帥

首縱諸軍焚掠太甚猶豫未決明日坐徐達以罪佯
爲不生乃令李善長再三求免上謂曰旣犯號令
安可求生若必全生令爾帥三軍下京口廬舍不焚

民無酷掠方免斯罪丙申遣徐達率湯和張德麟廖
永安等舟師取鎮江丁酉克之殺平章定民無兵刃
之灾舍無焚燒之廢京口之民全生皆達等奉命之

薦也因以徐達湯和爲守帥夏四月乙丑克金壇縣

六月甲子取廣德路秋七月姑蘇張士誠以舟師來
攻鎮江上遣兵禦之癸巳戰于龍潭破之焚其舟
殺溺甚衆我師遂乘勝追攻常州徐達等守東鄙

上謂之曰其張士誠起於盜徒術務經紀詐出多端
交必有變隣必有間當速出三軍以攻岷陵有說審
勿令擅言沮其謀徒困其營壘於是達等監督兵攻
圍常州未幾有義兵鄭僉院者率甲士七千叛入常
州反來攻營達督兵以戰常遇春引兵由東壘擊之
大破其衆俘斬大半復圍常州浹旬彼衆宵遁遂克
城初我師攻城急士誠遣書卑詞求和願歲輸米二
十萬石金五百兩銀三百觔以充軍用上命移檄
報之曰春三月取鎮江兵抵犇壘城彼時來降繼復
叛去皆爾所謀納我逋逃之人拘我通好之使子之

興師亦豈得已既蒙許納軍糧中更爽約原其所自咎將誰歸今若果能再鑒前盟分給糧儲五十萬石歸使者則常州之師卽罷而爭端永絕矣士誠不從故遂攻常州明年復破其兵於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并獲其戰船馬匹夏四月丁卯取其寧國降其守帥獲其戰士屬縣皆平五月壬午銅陵縣降遂破雙刀趙兵於青陽縣克江陰城正月戊寅元帥胡大海等克績溪庚辰取徽州鄧愈守之及其屬縣皆平九月甲戌浙江閩海平章夏章遣使請降元帥汪同馬國寶皆降仍命前職壬辰破元藩萬戶兵乘勝克

武康縣冬十月壬申擊破池州輒洪元帥生擒其將
魏壽等遂平池州甲申 上率諸軍至大通江樞密
張鑑以揚州降得其精兵戰馬以元帥張德麟耿再
成守之是時天下豪傑雖多獨 上全有江右及淮
右數郡 上宵晝自思固保江東諸郡以觀羣雄若
仁者治世當全江東共樂承平於是嚴飭諸將秣馬
厲兵戍守邊郵至正戊戌春正月院判鄧愈遣兵攻
婺源斬其守將帖木不花遂克其城三月元帥胡大
海破長鎗軍取淳安建德等縣夏四月苗軍叅政楊
完者以舟師來侵徽州大海引兵以戰破之擒其將

董旺呂升明日元帥何世明等復敗其軍擒其將黃
牛兒等丁丑李文忠大破苗軍胡大海復引兵邀擊
之虜其萬戶羅壽其楊完者收餘衆遁還杭州遂殺
楊完者其同僉黃成率其衆屯桐廬來乞師許之初
士誠以水軍來寇我師禦之破其衆於太湖鮎魚口
總兵廖永安又與戰于常熟福山港大破之繼而復
敗其兵於通州郎山獲其戰船而還六月癸酉取石
埭縣遂克宜興辛未取蘭溪州雙刀趙兵陷建德縣
元帥羅友賢退屯祁門戊子友賢引兵與其將張元
帥戰于葛公嶺敗之斬其萬戶汪彥章復取建德時

聞東浙有隙婺城可下令密守嚴州之將大海率討之不克十一月上親征婺州十二月抵其城營兩月而城下民市井不移易守之凡六月斑師八月上還京其後胡大海兵復克諸暨至正己亥春正總兵郭榮等破張士誠兵於餘杭縣復還兵與戰于湖州敗之追至城下彼衆入城拒守攻之不克明日率兵來戰我師弗利遂引兵還營未幾榮等聞士誠欲來攻營乃預設伏兵以待之戒諸軍堅守勿戰使山上監旗乃起已而果至遣其將李右承來攻餘杭臨安諸營不能下度彼營將士已疲乃監旗於是諸軍

鼓噪四出伏兵一時俱起敵衆大亂更相蹂躪死者
盈野久之士誠兵復來攻營爲我師所敗乃歛兵退
守我師攻之弗克亦還師雙刀趙寇陷太平縣又陷
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率兵與戰于桐江口破
之殺溺甚衆九月癸巳徐達張德勝引兵自無爲登
岷復破雙刀趙於浮山青山等處巳亥追至灣山斬
其守將遂克灣山縣繼而雙刀趙爲陳友諒所滅友
諒旣取雙刀趙遂生隙於我使者往觀其辭語察彼
人情有必戰之計時徐達常遇春皆率兵守池州
上命使星馳與之計曰陳兵必至爾諸將當以五千

人堅守其城以伍萬人伏於九華山下彼兵若臨城
城上旗搖鼓噪爲約令三軍見此而起往絕其後斯
必克矣使者至軍中達等如計明日陳兵果至其來
甚銳直造城下守者搖旗噪鼓伏兵見之緣山而出
循江而下絕其歸路一戰俘斬萬餘衆生擒三千人
常遇春不欲以聞曰此皆勅敵也旣俘不殺將爲後
患若聞上必盡誅達不聽以聞上謂使者曰急
回軍中諭諸將彼先開隙今初與戰三千精銳未可
盡廢宜釋之使爲後用遇春初聞遣使赴京密令軍
士中以三千人皆殺食之黎明止存三百人上聞

之再命使往令生放還於是俘者至陳陳遣使來告
曰戰非有謀乃巡邊者偶戰耳十一月取處州其叅
政石抹宜孫遁屬縣皆平至正庚子夏閏五月陳友
諒舟師寇陷太平列巨舟於采石僭稱帝國號漢改
元大義遣人約張士誠夾攻金陵時羣議皆爲宜速
復太平上曰不可且太平初起堅壘豈意彼以巨
艦破之若戰于陸地彼必不能進今彼旣勢居上
流遣兵與戰難以取勝若水上決戰則彼舟十倍於
我勢可量也若親征彼旣見我兵勢不來接戰卽解
纜下流半日可至金陵若步騎非一日不可至縱

可至百里趨戰又非上將利也乃令指揮張茂才佯
爲謀叛誘使來攻茂才遣人具書以往將行以所謀問

李善長善長曰方不得寇去何爲更誘其來上曰

此計之上也倘今不往久則生計陳張若合吾何以
支於是茂才遣人行乃命馮宗義率兵伏於石灰山
下徐達列陣南門外楊景列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
出舟師於龍江關外辛丑友諒果率舟師來寇陷大
勝港口楊璟禦之時水路狹隘其舟師不得進其弟
陳五等軍泊於龍灣江渚至午大雨僅容三巨舟入
港口乃遣萬人登岸立柵及甬止伏兵自石灰山起

步騎交至舟師亦集大破陳友諒軍時潮已退彼舟
閣岬不能動於是其軍二萬餘衆皆降伏并獲其戰
艦 袁州國公歐普明叅政劉敬遣人來降僉院胡

大海兵亦克饒信等州縣至正辛丑秋八月庚寅

上率大軍討陳友諒時舟旣發乘風泝流而前戊戌
抵安慶破其水軍遂克其城壬寅師至湖口遂與友
諒戰于江州大破之友諒挈妻子遁遂取江州南康
饒州悉平至正壬寅春正月友諒守將胡廷瑞以興
隆降 上親入城撫諭其民以鄧愈守之三月婺州
苗軍叛殺守帥胡大海繼而處州苗軍亦據城叛平

章邵榮皆擊破誅之時友諒降將康泰據豫章以叛徐達擒之至正癸卯張士誠北寇壽春上親往援之以徐達爲前鋒破其軍旋師圍金斗城陳友諒復大舉兵寇豫章乃命解金斗之圍以舟師往援秋七月上督諸軍率舟師西討戊子師次彭蠡友諒撤圍來戰達身先諸將敗陳一巨艘殺其衆千五百人自是我軍威振繼而屢戰互有勝負日暮諸將欲退上乃御樓船鳴金鼓結陣申明約束諭以生死利害諸將皆舉手加額以旣誓期明日進兵決戰至期上親布陣鳴金鼓率舟師以戰彼我兩軍皆畏懼

戰不力追暮勝負未及決乃以舟載乾荻令敢死士乘風縱火直抵其船焚溺甚衆明日衆復議還師以旨再舉上以爲方勝負相等今若先退彼必以爲懼而來追當先移船入江乃能無失於是兩軍相拒三日我軍挑戰彼不敢應我舟欲移入江以水路狹隘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迨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沿於左蠡敵不敢進移軍渚溪相持友諒令獲我戰士皆殺之上知之命悉出所俘陳氏軍有傷者賜藥療之遣還下令軍中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將之戰死者乃以舟師

邀其歸路分遣別將取蘄州興國時朱文政遣兵於南康都昌絕其糧道八月壬戌友諒自率樓船欲邀我師追之至中流大戰良久友諒中流矢死明日降其軍伍萬餘衆其將莽張等走武昌九月上率諸軍攻圍之於是湖北郡縣皆降十二月 上還京師至甲辰春正月丙寅朔上卽吳王位二月車駕復至武昌破陳丞相張必先兵擒之友諒子理肉袒嚙壁出降 上禮而命之入城撫諭其民厚待友諒父母湖廣郡縣悉降 上還京師下令曰予以眇躬荷天地百神之福託于億兆臣民之上戡定綏寧疆宇日闢

乃者故漢主陳友諒殺君僭逆罪惡貫盈自起兵端
犯我邊境爰舉問罪之師以慰來蘇之望賴上天之
靈兵之所至罔不捷西江諸郡一鼓而下其陳友諒
稔惡弗悛仍合餘燼於癸卯七月屯兵洪都城下予
乃總率舟師親與決戰陳友諒敗死將士悉降進攻
武昌子理歸命布告中外咸使聞知遂大會師兵於
京師至正乙巳春廣東韶州南州及荆襄歸峽等州
皆平命徐達常遇春等兵取淮東淮陰諸郡平之至
正丙午春士誠以舟師寇我鎮江上引兵擊之賊
聞風而遁督兵追及於浮子門與戰悉俘其衆徐達

乘勝進攻高郵安豐克之是年秋以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副之率師二十萬東取吳越上謂諸將曰爾等此行其計若何常遇春曰此行直抵姑蘇姑蘇旣下則諸郡不勞力而下矣上意以爲不分其勢則其援兵四合難以取勝不若先攻湖使其疲於應然後抵蘇州則取之可必矣遂不從遇春之計作色曰先攻蘇州而或失利必不能貸如先攻湖州而或失利尚可恕也爾行矣從爾自計率師遂度大沛口出太湖次洞庭山遇春以衆攻湖州上使人覘而知之喜曰能從吾計此行必勝矣遇春累

敗其兵湖州守將李伯升閉城拒守張九七引衆援
其營於舊館湯和等迎之遇春以兵圍其營絕其糧
道士誠聞之自引衆來援與之大戰于阜角林之野
敗之遂俘其營中士六萬送京師士誠遁歸由是軍
聲大振所過州郡皆望風而降伏十一月進抵姑蘇
其屬縣相繼來歸惟蘇州孤立而已 上不欲煩兵
歛服之乃圍其城至正丁未 上命以是年爲吳元
年春建宮殿及省臺六部建太廟于宮之東北夏
上以書遺士誠曰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
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當王莽之亾

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蠶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
必歸於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知力事業弗成
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
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
毋爲固守其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爲天下笑書至
士誠不降乃督兵攻之秋城破士誠自經於家兵入
尚未絕解其縊俘送京師蘇州平九月命叅政朱亮
祖討浙江諸郡克之冬以湯和爲征南將軍吳禎副
之討方國珍遁入海追及與戰破降之命楊璟周德
興率兵征廣西胡美何文輝征福建徐達常遇春進

取中原冬十月沂州守將王信遣人奉表納款詔諭
之曰惟古昔豪傑之士天下擾攘之秋集羣慕以鷹
揚一方而虎視四海然遇真主者出遂知天將所歸乃
披露其誠歸于有德如竇融獻河西之地於唐武宗勸
歸黎陽之衆於唐撥爾沂州王宣父子近使苗副樞
來通順伏之忱我遣侯正紀往荅慇懃之意兩旬已
過一介未還且慮天將改物故使元政不綱誰能霖
雨以蘇民望方見龍蛇之起陸拯此塗炭實在朕躬
爰命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統率大軍水
陸並進往戡衆亂平定中原嘉爾來歸之義錫以封

爵之榮王信可授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其餘官將仍復舊職書至王宣父子復持兩端不聽徐達兵至沂州王信誑密求援其父宣閉城拒守大兵攻拔之宣出降既令以書招其子信來歸於是莒密寧海等州縣皆降時金火二星會于丑分望後火逐金過齊魯之分謂宜大展兵威因令徐達進兵益都達遣人喻其守將堯保不下遂率兵急攻之乃出降其屬郡悉平至濟南守郡將王保保弟瞻同脫因帖木兒先期率衆遁去其屬將遂以其城降於是山東諸郡望風來伏十二月百官詣闕勸進

上乃御新宮制其詞略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
運告終 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其君
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
傑分爭惟臣 帝賜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爲臣之輔
遂勘定羣雄息民於田野今地週迴二萬里廣諸臣
下皆曰恐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
不告 上帝皇祇是用明年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
設壇備儀昭告 上帝皇祇簡在 帝心如臣可爲
民主告祭之日伏望 帝祇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
暢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洪武元年

春正月乙亥合祭天地於鍾山之陽是日日朗風和
臣民復合辭勸進於是上卽皇帝位于南郊定有
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爲洪武元年詔曰朕爲
中國之君自宋運旣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
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旣亦終海內土
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
靈遂成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浙江東江
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郡蠻夷各處寇獲
屢命大將軍與將校奮揚威武四方戡定民安田里
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

主黔黎勉循衆請於吳二年正月四日告祭天地于
鍾山之陽卽 皇帝位于南郊恭詣 太廟追尊四
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于京師布告天下
咸使聞知冊封馬氏爲皇后立世子爲太子諸功臣
進爵有差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征南將軍湯
和破延平擒陳友定先是湯和破方國珍就命率師
自慶元海道進取福州平章胡美自江西取邵武延
平下建寧陳友定獨守延平至是湯和攻破擒之興
化泉州皆降建太學立欽天監徐達等兵經棠棣等
州皆平之抵河南與同脫帖木兒戰大敗之梁王出

降遂西下洛陽長驅崢嶸直抵潼關守者拒戰都督
馮勝與戰拔之據關而守諭大將軍歸大梁北下河
內由鄴下趨趙州抵臨清秋八月辛未入大都元軍
遁去燕地悉平時廣東廣西亦平復命醢驍晉冀長
驅并陘盡平其地大赦天下詔曰天之生民而立之
君者奉天而安養斯民者也日者元政陵夷民失
安養羣雄蜂起疆宇瓜分朕以布衣入戎伍拯生民
塗炭提孤軍與豪傑同志者思所以靖之賴天之
靈因民之利干戈所至弱損強服大河之北以際南
海罔不來臣重念推戴以來軍士勞苦農商罷業未

有以安之賢人君子遁匿巖穴未有以來之刑亂重
典未有以平之供億煩重未有以紓之

是用陰陽

差繆水

旱不時天災屢見朕甚憂焉爰布洪恩與民更始可
大赦天下於戲民墜塗炭十有七年蕩折離居光嶽
之氣於焉始復繼自今各厚爾生共享太平之福以
臻雍熙不其偉與九月下求賢詔詔曰朕爲天下之
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
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
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
豈政令靡常而人無所守與刑辟煩重而士懷畏懼

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終沒沒而已哉今天下再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冬十月燕都捷至詔曰一海宇以安人心正國統而君天下理勢所在 古今皆然自羣雄乘亂以來四方思治切惟元綱已隳疆土遂分孰拯斯民以定于一顧予以菲德造此丕圖荷 上天眷佑臣鄰翊贊肇基江左平定中原睽惟幽燕實彼本根命將北伐列郡皆順已於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克取

燕京胡君遠遁兵無犯於秋毫民不移於市肆捷音
來奏殊副朕心今改燕京爲北平府命官屯守海宇
旣同國統斯正方與生民共此安平之福尚賴中外
臣僚夙夜公勤以匡朕之不逮於戲上體天心俾
萬邦之咸乂下從民欲合四海以爲家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上自起兵以來東征西討未遑制作至是
始命諸儒稽古改制度易服色因革損益咸自 聖
心靡不各當其宜百餘年胡俗爲之丕變而典章文
物煥然可述矣洪武二年春遣使往諭諸蕃定 仁
祖陵號曰皇陵乙亥建碑常遇春平大同府命諸儒

宋濂等編脩元史

蠲免北平燕南河南山西稅詔

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
今十有四年矣荷天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荆楚
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閩直抵交廣以極于
四海悉皆戡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王豈意
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昏淫羣雄並起以致兵戈
分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
歡然來迎饋糧給軍不避千里朕思其民當元之末
疲於供給今旣順效何忍復勞有司時加存恤以副
朕懷占城安南來貢馮勝取陝西張思道遁去進克

鳳翔四月勝及湯和兵次鞏昌元平章商暉降調兵
攻臨洮太尉李思齊以衆降餘衆惧罪逃走遂招撫
諭之蠲秦隴稅五月追封外祖考爲楊王妣爲王夫
人皇后父爲徐王妣爲王夫人仍立廟祠之常遇春
取朮平克羅山擒脫火赤丞相其檀會宜興大興諸
州相繼而平遂進克上都擒平章昝住等官屬秋七
月征虜副將軍常遇春卒于軍中追封開平郡王謚
忠武八月馮勝圍慶陽克之寧州黃河等處悉平冬
安南占城兩國相攻占城遣使來訴詔諭解之兩國
罷兵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仁祖淳皇

帝配是歲令天下府州縣開學置師弟子生員 洪

武三年春正月蠲直隸應天等府稅大將軍徐達引

兵至定西州王保保退屯軍立柵以逼其壘四

月進戰保保敗走擒剌王文濟王等 上始定封建

立子爲秦王 晉王 燕王 楚王 吳王 齊王

潭王 趙王 魯王 姪孫靖江王 詔曰朕荷

天地百神之佑祖宗之靈當羣雄鼎沸之秋奮興

淮右賴將宣力創業江右曩有命大將軍徐達總率

諸將以定中原不二年間海宇肅靖虜遁沙漠大統

旣正黎庶靖安欲先論武功以行爵賞緣土蕃之境

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徐達等再征是以報功之事未及舉行朕聞古昔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存子十人卽位之初已立長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五月遣使尋訪歷代帝王陵寢所在特加脩理仍令三年一祭祀著爲定典 平章李文忠右丞趙庸故元平章沙不丁朶兒只八剌等于開平進次上都元平章都罕等降復取應昌獲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妃后宮女并諸官屬得其珪璧符璽買的里八剌後六月至京封爲崇

禮侯中書左丞楊憲按儼凌說等以姦黨事覺伏誅
已亥制以科舉取士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
貢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
美國易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宋及科舉取士各
有定制然但貢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
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每納奔競
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
其懷材抱德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
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
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求賢人

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
懷材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
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
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
文臣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
兢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秋八月高
麗瓜哇西洋等國來貢冬十一月丙申以中書左丞
相宣國公李善長爲太師改封韓國公爲右丞相信
國公徐達爲太傅改封魏國公封開平忠武王常遇
春子茂爲鄭國公以浙江平章李文忠爲左都督封

曹國公右都督馮勝爲宋國公御史大夫鄧愈爲魏國公皆位特進其餘功臣封爵有差十二月建奉先殿於軋清宮之東以奉祖宗神御每旦焚香時節朔望及生辰日期則祭用常饌家人禮盡從禮部尚書陶凱之議也洪武四年春正月中書左丞相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致仕以中書左丞相汪廣洋爲左丞相參政知事胡惟庸爲中書右丞鍾嶮候湯和爲征南將軍率兵征四川二月甲戌上策試舉人賜進士吳伯宗以下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時高麗舉人金濤亦中選除東昌丘縣縣丞以言不同歸還任本

國爲官 遼東行省平章劉益遣其右丞相董尊僉
院楊允賢來朝并進遼東圖本詔建遼東指揮使司
以益同知指揮事閏三月詔諭甘肅塔灘等時甘肅
未下故下詔諭之 詔賜湖州德清縣舉人王瑱父
金帛時瑱官平涼其父遺以家書托御史臺幕官宇
文桂者達之平涼旣而文桂以事被鞫或搜其篋中
得書百餘封奏之瑱父家書亦在其內 上覽之嘉
其能以忠孝訓子辭語諄切於 是特遣使者降
詔褒美賜白金百兩及絹帛藥物以旌其賢仍令有
司蠲其徭役四月冊封故開平王女常氏爲 皇太

子妃立元福壽夫人廟自國朝取建康惟福壽爲元
死節故特立廟祀之五月蠲兩浙秋糧詔曰朕本農
夫深知稼穡艱難及至躬率六軍征討四方尤知將
士勞苦重荷上天眷佑戡平羣雄一統天下東際
遼海讎蕃西控戎夷北靖沙漠皆以精銳屯此邊要
用安黎庶未免科徵轉運供給繁重事豈得已惟
爾兩浙之民歸伏之後民未甦生兼以貪官污吏害
民肥已四載于茲朕深憫焉今旣掃除姦蠹更用良
善革去舊弊而親治道以阜厚吾民其秋糧及沒官
田租盡行蠲免六月征西將軍湯和率舟師進瞿塘

關破其軍直抵重慶夏幼主明昇面縛詣軍門降
秋七月穎川侯傅友德兵克成都先是五月己卯兵
克漢州六月丙申兵進圍成都至是其丞相戴壽以
下率來降以指揮何文輝守之因遣詔諭雲南及拂
蘇琉球等國時高麗遣使來賀萬壽節冬至又遣
使來貢及賀正旦節洪武五年春高麗來賀平蜀表
請遣子入學上曰昔唐太宗時高麗常遣子入學
此亦盛事但其子涉海而來未免彼此懷思令其王
與羣下熟議行之移陳友諒夏明昇家屬于高麗居
住遣使賫詔諭雲南詔曰朕惟天生斯民必立之君

以撫治曩者元君失政海內鼎沸疆宇瓜分其盜據境擅專生殺自爲聲教生民塗炭十有七年朕起布衣挺身奮背開幕江左命將四征不庭其間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北靖幽燕奠安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朕惟臣民推戴卽

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蠻夷酋長稱臣入貢惟爾梁王把郎平章段光都帥段勝鎮守雲南亦嘗遣人告諭不意蜀戴壽憑恃險隘中途阻絕致使朕意不達爾土去年遂興問罪之師分命大將率馬步舟

師水陸並進直抵重慶明昇回縛銜璧繼至成都生
縛戴壽其各郡邑悉平卽置官守西土卽寧復專使
往諭爾等恐爾未達今因北平送到蘇成稱係爾等
舊遣北去之人再俾賫詔往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
之先哲王使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遣使
賫諭甘肅時暹羅及鎖里遣人入貢五月下詔敦厚
風俗詔曰朕聞三皇立極導以庖厨稼穡衣服始制
民居舍焉五帝之教以仁信不過遵 三皇之良規
益未備之時宜當時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夏商周
至漢唐宋代有損益要於宜民朕蒙

皇天后土之恩命統天下 祖宗之靈百神護佑得

正帝位紀元五年朕本草茅之士失習聖經况推強
撫順二十有一年常無寧心所在一槩粗疎故道未
臻民不化市鄉閭里尚染元俗天下大定禮義風俗
可不正乎先時兵亂所在居所或轉他方爲人奴役
至是悉放從良不許拘留喻民間有貧乏者官令其
互相周給鄉里宴會以齒爲序其孤老殘疾者官爲
之養贍先命中書詳定鄉飲酒禮及婚姻喪祭冠服
等制頒行遵守民無產業者許耕田爲業其僧道務
守戒律五月宋國公馮勝將兵抵蘭州取平涼六月

兵至別方篤山口元岐王大尉朶兒只把遁去進兵
追之擒其平章長家奴復遣兵進抵甘肅國公上都
驢出降其境悉平七月詔諭故元國公白鎖任時鎖
任作亂潛歸鄉里故特詔諭之十月蠲應天太平鎮
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詔曰嘗聞國以民爲本民以
食爲天此有國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朕因
羣雄鼎沸之時率衆渡江屯兵建業十有八年其間
高城壘深濠塹軍需造作凡百供給皆爾近京五府
之民率先効力濟我時艱民力繁甚朕心不忘天下
一統今五年矣雖嘗蠲免四歲稅糧然猶未足以報

前勞是用申勅有司今年秋糧特令蠲免是歲琉球國遣人入貢高麗復遣使來賀萬壽節又比年皆入貢及賀正旦等節上命中書諭之曰高麗每歲數次來貢未免勞民且使臣涉海艱險古者中國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世一來見表誠而已今高麗文物禮樂頗近於中國可行三年一聘之禮或每一年一見亦可其所貢方物不在衆多但依古禮大將軍徐達聞賀宗哲由六盤山遁去遣都督副使顧時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率引將騎萬人追之是月詔儒臣脩纂禮書時上以國家創業之

初禮制未備勅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
古通今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叅
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其年過五十未及四十
者非深於經術者勿遣於是儒士徐一夔梁宣劉宇
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彛蔡深滕公琰至京時曾
魯以元史方成共奏留之因命與諸儒同纂脩大將
軍徐達至平涼左丞何文輝自宜祿來會時達受勅
將還京師遂以指揮孫琪與指揮金思忠朱祐等共
守平涼命都督副使顧時將騎征略靖州文輝守潼
關繼又以指揮韋正守臨洮命給事嚴知開城州而

以前州判馬思寫同治州事守之賀宗哲宗哲以其
衆掠蘭州大將軍徐達遣右副將軍馮宗異率步一
萬騎七千道靖寧往擊之宗哲聞王師至卽由迭列
渡河遁去宗異乃率所部還右丞梅思祖獲叛將故
元叅政毛貴等三十人於邠州送大將軍斬之故元
降將汪靈真保虎都帖木兒與其族叔赴京來朝初
汪氏自金人入主時世掌軍戎至元時授便宜都總
帥及大將軍鞏昌汪靈真保與虎都帖木兒歸附安
置北京至是入覲 詔賜冠帶襲衣衾褥及文幣二
十匹素紬二十疋帛四十疋棉二十斤旣而白銀二

百兩米六十石又帛各十疋仍紬絹衣服靴鞮賜其
從人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和發平涼還京師右
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乙巳詔以 司中司命司
民司祿及壽星五神爲中祀每神祭用羊豕各一共
用牛一命翰林撰祭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
神其司之均其稟性予統臨天下之初肇脩祀事兵
興以來損傷者甚衆神其體天之命多產淳良以厚
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其
善惡神實司之予統臨天下之初肇脩祀事神其順
天之令賞善罰惡使下民知所勸戒司民曰上帝好

生育此下民億兆之衆神實司之予統臨天下之初
肇修祀事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與司祿曰天生百
穀以養下民惟人之祿神實司之予統臨天下之初
肇脩祀事神其奉天之道俾年穀豐登生民咸遂壽
星曰天有賞罰神實司之惟神正直善良者必增以
壽凶暴者必減其筭故神任之歷代之所崇祀予統
臨天下之初考諸舊典敬脩祀事惟神無私以鑒以
察體 上天之命 戊午征西將軍廖永忠叅政朱
亮祖等帥師自廣西還 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
於龍灣北入見 上撫慰歡甚旣退復命 皇太子

送永忠還第

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明昇璟

至蜀諭昇以禍福昇牽於羣議不能決還以書曉之
曰璟聞古之爲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德義不足
罔敢恃力帖然效順故能保身家於兩全流美譽於
無窮福及子孫族屬長久及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
以幼冲之資藉先人之業據有巴黔不吝至計而聽
羣下之議以爲瞿塘劔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
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險者最
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
之于南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

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苗之墟不滅有扈之國不亾蠶叢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皇 上仁明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收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戮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進舟塞滿江河積糧如山丘強將勁兵自謂莫

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
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爲如何友諒之子竄歸
江下王師之伐勢窮出降

皇上宥其罪封以侯

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幡然覺
悟獨斷於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
祀世世不絕豈不知矣哉若必欲倔強一隅假息頃
刻魚遊於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害將至恬
不自知璟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之臣爲足下
謀者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爲身家計以取富貴
當此之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乎縱足下年幼未曉

語及老母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徒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從以方國珍爲陝西行省左丞李思節爲江西行省左丞俱不之官食祿於京師庚午敕塋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于鍾山陰給明器九十納之墓中其明器鑑二鼓四紅旗拂子各二紅羅蓋鞍籠各一弓一箭三竈鑑火爐各一以上俱以木爲之水罐甲頭盃臺盞杓壺瓶酒甕唾壺水盆香爐各一燭臺二香合香匙各一香

筴瓶茶

鍾酒盞各二筴二匙一癸未命潭州指揮同知丘廣總兵官慶寶衛指揮僉事胡海廣西衛指揮僉事左

君弼副之率兵討左江上思州蠻賊黃龍關一名英傑時聚衆萬餘寇鬱林州知州趙鑑同知王彬集民丁拒守賊攻圍半月不下廣西海北等衛官軍來援賊夜遁上思州境破之賊走還仍聚結不解事聞命丘廣討之 推翰林應奉雕稼爲中書省叅政吏部

侍郎江河爲御史臺侍御史是月遣使致書元主曰朕本布衣昔在田里賴承平之樂忽妖人倡亂海內鼎沸當是時出師者將非不勇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器械非不利終無成功妖人愈熾遂致豪傑並起此馭昭然不言可見朕因羣雄擾攘不能自寧由是

爲衆推戴乘時渡江撫建業以待天下之清柰何君
不能控禦將帥各懷不軌外有元臣內實自謀未有
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靜觀羣雄割據荼毒生民
心甚不忍親帥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
吳越八閩西江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德君之將
臣曰張曰李曰王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
讐殺民遭塗炭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師由齊魯經
河洛次及燕城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而去朕謂君
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上策也
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回思前日宗社

奠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羣盜今以孤兵自隨遠
寄沙漠若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
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爲我有全
二千城之富庶握羣雄累歲之勁兵華夏已平外夷
咸附勇士無所施其力智將無所用其謀而君乃欲
與我爲敵乎君若不思保疆土以存宗祀而欲吐餘
燼於寒灰是不知天命也朕發鐵騎四出塞外精兵
十萬聯二千餘里直抵陰山之北卽君逃遁亦出僥
倖春和日暖沙漠草青漢兵出塞之時也霜雪冬寒
則歸而守險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爲哉朕以誠心

待人明示幾策問之庶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審之十二月壬戌遣翰林院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復齊詔占城安南國王詔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集兵以保鄉里不期豪傑雲從數年之間土地闢廣甲兵強盛遂爲臣庶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今三年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於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朕聞之心有不安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各有定分不可強而爲一此天意也况爾等所居之地

相去中國越山隔海所言侵擾之事是非罔衷以朕
詳之爾彼此去世傳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
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而知者朕爲天下主治
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往觀其事諭以畏天守分
之道如果互執兵端連年荼毒生民上帝好生必
非所悅恐天變於上人怨於下其禍有不能逃者二
國之君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民庶幾爾及子
孫皆享福於永久豈不美哉詔至兩國皆聽命罷兵
甲辰右副將馮宗異發平涼還京師 丁未遣元平
章長壽等以書諭元丞相里達速曰將軍元之故家

父子出將入相宣力王室積有年矣比者天下多故
將軍擅兵數多跋扈往往不善其終獨將軍恪守臣
節堅如金石雖當顛沛之際力奮孤忠志安社稷及
元主遁去沙漠將軍獨能以孤軍殿後義氣不衰其
餘僥倖之徒俱雲逝鳥散嗟哉古之將帥當亂亾之
時未常不假名義以濟其私朕於將軍之節甚有嘉
焉近聞在外逋逃之衆猶逞蜂蠆之餘毒擾我邊陲
豈將軍不能輯士而致然歟今我軍已集幽薊待釁
而動將軍宜深思之上以圖存其君之宗祀下以保
全其人民非識時之俊傑哉茲遣長壽篤馬二平齎

書往達朕意將軍其審之 甲戌遣中書省管勾甘
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封占城國王阿達者爲占城
國王詔曰咨爾占城國王阿荅 者索處海邦定居
南服自爾祖宗世篤忠貞嚮慕中華恪守臣職今朕
混一四海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常馳書以往報
而爾能畏天命尊中國卽遣使 稱臣來貢方物思
法前王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睠茲忠誠良可嘉尚是
用遣官賫印封爾爲占城國王於戲居中撫外朕方
一視同仁保境安民爾當慎終如始永爲藩輔益勉
令名今賜洪武三年大統曆一本織金文綺紗羅四

十疋至可領也復賜間檢用曆三十本賞勞其吏蒲
旦麻都文綺紗羅各一疋仍賜以冠帶其從者皆有
賜 辛巳征虜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等至京
初宗異守平涼以關陝就平胡虜畏服不請于朝輒
引衆還 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撫
關中國家所托非輕也乃不候命輒引衆還闔外之
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 上以其勲舊姑置之
已丑 上御奉天殿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
功以大將軍右丞相信國公徐達攻取山東河南燕
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

大將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開平王常遇春副大將軍總兵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及自帥師由陝西攻取開平等處以疾薨于軍中念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右副將都督同知馮宗異澤州之殺與平章楊璟妄分彼此失陷士卒及代大將軍總制大將時當隆冬擅自班師致士卒凍餒不在賞列念其初與大將軍平定山東河南陝西諸郡量與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征南先前有浙江叅政朱亮祖克取溫州台諸郡方國珍已聞風膽

落比師抵明州國珍逃遁及在調取福建姑息大過
散陳友定山寨餘黨致八郡復叛重勞師旅及班
師又不班師又不申明號令以致蘭秀山賊窺伺而
叛失陷指揮徐誘張俊等官軍功過相折量與白金
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平章廖永忠先克征南
將軍克平福建後自總兵取廣東北至南粵阿真已
降克平三江郡宗愚等山寨又能調遣副將軍朱亮
祖平定海南招諭兩江溪洞念其功勞宜與全賞然
在福建不能贊助湯和以致陳友定餘黨復叛入山
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都

督僉事吳禎先克征南副將軍與大夫湯和克取明
州復平定福建航海回還軍容整肅又能勒捕蘭秀
山餘黨全師回京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
裏左丞趙庸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
處州郡又從開平王自陝西復取上都等處後克副
將軍同平章李文忠總兵山西應接大將軍乘勝勦
捕生擒脫列白驗其功勞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
表裏平章曹良臣等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
秦晉等州郡皆屢有戰功良臣賞白金二百五十兩
文幣二十表裏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各賞白金二

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韓政賞白金二百五十兩
文幣十七表裏平章俞通源右丞梅思祖叅政陸聚
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
裏叅政陳仲亨文幣二表裏各衛指揮七表裏千戶
衛鎮撫六表裏百戶所鎮撫各五表裏各旗軍總旗
米三石白金三兩三錢小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二錢
軍人米三石白金三兩其守禦各處城堡有功官員
平章楊璟吳廷美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
表裏叅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
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

幣十七表裏都督副使孫思祖白金三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文幣十表裏各衛指揮千戶鎮撫等官賞與從征同其駕船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蘭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不與戰時鷹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灘與保保兵戰敗走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批其頰遂被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進攻不利且懼大將軍乃引去光字大用南康都昌人磊落有大志徐壽輝初起兵備湖口光將兵守八據鄱陽都昌當其衝要光乃集衆列爲隊伍分其境土以禦之旣而都昌壽輝署光江東宣慰元帥鎮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事之乎迺壽奉幣以浮梁來降繼而輕壽上于龍

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旣行復召還解金連并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

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同知尋迂鷹揚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郭子興守之後復守鞏昌王保保屢引兵來攻光輒擊却之至是被執而死時年四十三上聞之遣官祭以少牢後命配享雞籠山功臣廟詔赦臨洮將士之亾匿山谷者詔曰天地以生物爲心帝王以

不殺爲德自三代以下漢高王唐太宗皆承天運奮
武威以定亂行仁義以安人惟秦不然坑趙降卒四
十萬古今非之雖能混一享國不長天道昭然矣朕
每遣將出師必加訓諭降者撫之抗者誅之故凡其
來大降小咸授以職保其父母妻子近者兵至西土幽
國公李思齊率其將士悉來臣附大將軍以其精銳
隨軍征進老幼安居城郭保完未嘗多殺可謂鑒秦
之過恪遵朕命矣當臨洮受降命之初如或妄加誅
戮而衆安能保全今爾將士乃有懷思其家遁藏山
谷者夫父母妻子之戀人之常情雖新附之衆未能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逃竄山谷者無
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
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
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
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副將軍
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
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
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
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
曰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

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爲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况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賜右丞楊憲名華叅政事辛亥以太常卿胡惟庸爲中書省叅知政事起居注魏觀太常卿調北平行省叅政周成爲湖廣叅政 癸巳命都督張德勝子宣襲職初德勝以戰死宣年尚幼令養子同襲職至是宣年長而同亦能自立軍功於是命宣襲父職同復其姓名爲

汪興祖 貶刑部尚書周滇爲惠州府經歷滇字伯

寧鄱陽人善詩與辛敬萬石楊伯謙李克正查卿等

稱江西十才子累官爲按察僉事坐事謫輸役汴梁

及置河間鹽運司復起爲使至是自河召爲尚書未

視事入官舍非禮辱責胥史 上聞而怒之故貶沂

邳二州山民作亂命叅政陸聚粹討平之二月辛酉

上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

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反覆言之 上曰人者國

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人主有仁厚之德則

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旣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

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乙丑詔脩元

史時儒士歐陽佑等悉採故元元統以後事實還朝

仍命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爲總裁儒士趙懔朱

佑貝瓊朱世廉王彝張孟高遜忠李懋李汶張宜張

簡杜寅殷弼俞通十四人同纂修 乙酉指揮金朝

興取東勝州獲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命省部官會

太史令劉基參考歷代朝服公服之制凡大朝會

天子袞冕御殿則服朝服見 皇太子則服公服仍

命制公服朝服以賜百官三月丙申給賜各朝臣袍

帶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言各官先授散

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同如監察御史董希哲前授朝列大夫澧州知府而任七品職事省司郎中宋冕前授亞中大夫黃州知府而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服色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詔省部

臣定議於是禮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爲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高者故服色亦因之國初服色並依所授散官蓋與唐制同 上曰自今服色宜準所

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所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 庚子置祕書監秩正六品先除監丞一員直長一員 壬寅遷兵部尚書滕德爲戶部尚書以

黃州府知府秦适爲戶部侍郎程進爲戶部左侍郎
上諭之曰六部總領諸司實爲要職而戶部出納
天下錢穀尤爲繁重必得勤敏廉知之士以職任之
朕屢加遴選實難其人卿等才望爲時所推故特授
以是職宜各盡心所事德頓首曰陛下德盛與天
同運宵旰之勤遠邁前古臣等才質愚下當鞠躬盡
力以荅寵命尋迁适爲殿中侍御史淮安侯華雲龍
言前大軍克永平留故元五省八翼兵一千六百六
十人屯田人支月糧五斗今計其所收不償所費乞
取赴燕山諸衛補伍練用詔從之 庚戌虎賁衛指

揮潘毅卒命遣官致祭賜塋臨濠凡喪祭之費皆給于官既塋復遣使祭之其文曰朕與爾同鄉里因天下亂爾從朕征伐十有五年破荆楚之強敵縛江右之僞主收諸山寇轉戰吳越南方以靖命爾從大將軍北伐大功已成軍回之日西北又起兵爭再遣從征爾乃中道因疾而逝朕思十五年間披堅執銳野宿風餐臨戰摧敵奮不顧身者屢矣及天下平身不及享可勝痛哉嗚呼生死者天道之常爾爲將臣能戮力王事功垂于後名著于古亦可無憾矣今命中書省贈爾宣忠秉義功臣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

事獲運追封榮陽伯謚武肅爾其有知尚克欽承仍
命省臺府衛致祭及服除日又厚賜其家 賞平章
楊璟左承周德興克平湖南寶慶廣西靖江等處部
下將士之有功者命禮部第其賞各指揮文綺帛各
六疋千戶衛鎮撫各五疋百戶鎮撫各四疋旗軍人
給鹽六十斤征廣西不征北者指揮文綺各四疋千
戶衛鎮撫各三疋百戶所鎮撫各二疋旗軍給鹽四
十斤 都督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 院馬廣
等六百三十四人家屬二千七百九人 同職里國王

廣信府同知鄒之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十一終